

● 郭全忠 著

友 情

当代文学丛书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当代文学丛书

44·572
1385

1031218

● 郭全忠 著

友 情



06224820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·一九九一年·石家庄

(冀)新登字003号

本丛书编辑委员会

顾问 浪 波

主 编 王洪涛

编辑委员 王洪涛 白海珍 宁宣成 朱宝柱
张从海 赵立山 娄熙元 鲁守平

当代文学丛书

友 情

郭全忠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)

河北省平山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毫米 1/32 8.25印张 176千字 1991年12月第1版

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: 1-1,000 定价: 3.80元

ISBN7-80505-571-8/I·528

有道是：“深山出俊鸟”，上过太行山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不假。一个俊姑娘，往往要比一个村庄的名声还大。就拿石坡岩村来说吧，不仅全国、全省的地图上没有它的名字，就连县里的地图上也很难找到它。然而，石坡岩村里的俊姑娘罗爱菊，方圆几十里的人都知道。慕名前来求婚的人络绎不绝，小伙子们还编了个顺口溜：“石坡岩好地方，姑娘个个都漂亮，有心前往娶一个，踏破门坎不让相。”村里人说被罗姑娘拒绝的求婚者有百人次以上。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这事，有的说：“罗姑娘人俏心高，恐怕百万富翁才能打动她的心。”也有人说：“罗姑娘不稀罕钱，爱的是地位，

县长、专员给她当新郎差不离。”其实这些议论，这些猜测，都没有说到罗姑娘内心的隐秘。罗姑娘拒婚有她自己的打算，她是被青年金鹿暗中串通了一伙人选她当上村长的。马金鹿这一招的用意，是怕罗姑娘嫁给外村人，想用选村长的办法把她留住。罗姑娘也知道自己被小伙子们捉弄了，她闹了三天三夜的别扭，后来在乡亲们的恳求下，她答应担任了村长，另一方面她也明白，全村的小伙子们都喜欢她，看着她，她是全村小伙子们谈论的中心。尽管她从来不承认自己是“俊鸟”、是“仙女”、是“美人”，可是人们背后都这样叨叨她。她知道，如果她一外嫁别村人，村里的小伙子心会散掉的，这对改变石坡岩村的贫穷落后面貌是很不利的。因此上，她暗暗下定了决心，要当好村长，并在带领全村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物色一位能够志同道合、同肩并驱的伴侣，这便是她一再拒绝求婚者的原因。

罗姑娘上任快一个月了，她感到最头痛的是村里的小伙子对勤劳致富缺乏信心。尽管实行了土地承包制，因为村里耕种的地都是靠天吃饭的旱地，每遇天旱耕种起来也不热心，青年们每天晚上都要到外号“张字店家”去玩耍，又常常是玩通宵。她也曾多次进行劝说，但不见成效。

这天夜深了，罗姑娘躺在炕上，月亮像个害羞的姑娘似的，悄悄地爬上了窗口，把亮光洒在罗姑娘俊俏的脸上。她那长长的睫毛轻轻地闪动，朦朦胧胧、隐隐约约听见张字店家传来了喧闹的声音。她知道那些不争气的小伙子们又在玩通宵了。罗姑娘一气之下，穿上衣服，下了炕，拿上手电筒怒气冲冲地朝张字店家走去。

再说那张字店家是石坡岩下坐西朝东的四合院，主人是一位年近半百的老石匠，名叫张茅缸。他勤劳、善良、心眼儿好。她不惜破费给全村青年办起了娱乐室，备有各种玩具，因为服务周到，得外号——张字店家。

“喂，店家，灯里没油了，快给添油呀，别磨磨蹭蹭的，快点！拜！”

“好的，来了。”这是义务店家的唯一主人张茅缸的声音。他从西屋正房里提着一塑料桶煤油快步来到东屋，一边往灯里添油，一边说：“好兄弟们，鸡叫头遍了，这棋还要下呀？”他说着去揪名叫牛黑蛋的耳朵上的木夹子，“输得两只牛耳上挂满了夹子，再输下去莫非往蛋泡泡上夹呀？”

青年牛黑蛋被说得满脸窘色，朝店家张茅缸屁股上打了一拳：“大哥，你少啰嗦，没看到马踩着车哩！”

“黑蛋弟，今夜里添过三次油啦！”

对面棋路得胜者郭二喜捋了捋袖兜，“店家，你是穷得供不起油吗？”

“看看郭小弟说的，俺昨天才买回来十斤煤油，别说全院三盏灯，加到六盏灯都不会缺油用。”

在人们的笑声中，南屋打扑克的也大喊大叫地要油，张茅缸有求必应地来到南屋，往灯里加油，发现青年李庆喜脊背上贴着一张纸，上边画了只大肥猪，逗得店家张茅缸噗哧一声笑了：“小庆喜，你身子骨瘦拉巴即的，可是背上背的这头猪够肥实的了。”

青年张建信插科打诨说：“嗯，中秋节快到了，有张店家吃的肉了。”

李庆喜竭力反驳，把张建信的脊背调转过来，背上画着一头大母猪，三头小猪仔：“店家快来瞧瞧，这只老母猪都下崽儿了。”

四个打扑克的加上店家笑得前仰后合，张茅缸说：“俺还以为建信小弟赢了呢，原来输红了眼，嘿嘿嘿。”

正在兴头上，西屋里说古道今的人喊叫道：“店家，又叫俺们‘抗旱’了，快沏茶来，嘴干得调不转舌头了！”

“哎，我的好兄弟们呀，”张茅缸快步到伙房提了把吱吱响的开水壶，“今夜里个个肚子都像灌不满的老鼠洞，足足喝了五壶水了，还叫唤口干舌燥。”张茅缸边往茶杯里倒水边说：“金鹿弟，你肚里的故事拢总只有几套套，俺都听絮烦了，快歇了吧，别乱诌诌了。前天罗村长批评得对，劳逸结合是应该的，但总不能天天玩通宵呀。”

不提村长罗爱菊还好，提起她来马金鹿更要说下去了，“……话说那穆桂英，带领着穆瓜下了穆柯寨，来到了辕门外，吓得杨六郎浑身打哆嗦，他歪戴了帽子，口口声声叫着孟良、焦赞的名字……”马金鹿说到这里见村长罗爱菊到了屋里，顿时鸦雀无声。

“现在啥时候了，你们还在闹腾？茅缸大叔，这张字店家再也不能这样开下去了；再这样开下去，我要贴封条了！”

马金鹿听说要贴封条，小平头变成了冲天炮，顿时火冒三丈，他双目怒视：“你敢！”

“不撵(敢)是煎饼。”说话间各屋里的人都涌进西屋里来，罗爱菊扬起双眉，朝各个面带愠色的人环视一遍，“怎么，

你们合起来朝我一个女人逞能？这样显得你们威风，是不是？”

牛黑蛋挥动拳头，瞪圆了眼睛：“哼，别说封掉店家，谁要是干涉俺们的自由，先叫谁断胳膊断腿。”

罗爱菊往桌子上猛击一掌，声色俱厉地说：“呸，说大话累不出你的漏病，放大屁吹不掉你的脚后跟。别说断胳膊断腿了，动我一根头发丝都不依！”

李庆喜见气氛有些紧张，他蹑手蹑脚迂回到马金鹿背后拉了拉马金鹿的衣襟：“金鹿哥，你一开口就说穆桂英厉害，依我看这姓罗的女人比穆桂英还厉害呢，千万莫动手！”

青年小伙子们彼此大眼瞪小眼，没有马金鹿的许可谁也不敢动手，张字店家的主人张茅缸忙给罗爱菊打坐端茶：

“大伙有话好好说，罗村长待咱们没有坏心。”张茅缸满脸憨笑，“罗村长，有话请说，大伙会听的。”

罗爱菊呷了口茶，一双大眼睛轮番环视，“张大叔不惜破费为大伙提供休息玩耍的地方，这我不反对。大伙劳逸结合我赞成；我反对的是你们白天懒散，夜里玩通宵，长此下去，咱们石坡岩村咋富起来呀？”

“富起来？哼，谈何容易，全村都是干巴巴的旱地，全靠老天爷吃饭，咋个富法？”马金鹿吊白了双眼说。

屋里的紧张气氛有些缓和。张茅缸蹲在凳子上，嘴里抽着旱烟，绷紧了一脸的皱纹，“嗨，人生在世谁不想过上幸福的日子呀？咱这穷山庄条件不行，别说种地，吃的水都没有。看看别村，比比自己，真伤心。”

“大叔，发牢骚，总不是个办法。”罗爱菊手儿扑扇着

脸前的浓烟说。

牛黑蛋嘟着厚墩墩的大嘴说：“俺们是没有办法，请问罗村长有啥妙法？”

“对，罗村长，把你的想法给大伙说说。”张茅缸催促着说。

罗爱菊甩动了一下乌黑的头发：“我从报纸上看到《知识就是力量》的文章，对我启发很大。大叔，你不是说咱们石坡岩山里有煤炭吗？”

“嗯，那是上辈人的传说，多年来咱们始终没有找到煤。”张茅缸磕掉烟锅里的烟灰，巴眨巴眨长有长寿眉的眼睛，“罗村长，你提这事干啥？”

“我想聘请一名地质工程师帮助咱们找煤。”

大伙顿时活跃起来。马金鹿用手习惯地理了理头发，眉宇间露出郁悒的纵纹：“过去闹腾知识分子下放，咱村里来了几名中学生都给饿跑了，如今聘请工程师，谁会来？墙壁上挂竹帘——没门。”

张茅缸也觉得没有把握：“如今一般都是想往大城市里进，有知识的人不会来咱这穷地方的。罗村长，不是大叔给你泼冷水，恐怕咱们用八抬大轿去请也请不来。”

“大叔你也不能把话说得太死了。我在广播里听说，上海、北京大城市里的知识分子有自愿到西藏、青海支援边疆建设的，这总不会是假的吧？”

张茅缸啐了口水，眨眨眼：“真的也好，假的也罢，依我看工程师是不会来咱们穷山庄的。”

“是呀，谁会来受这种苦？”马金鹿附和 张茅缸的话

说。

“大伙要是同意，咱们不妨试试。”罗爱菊似乎是乞求地说。

张茅缸是个好人，但是脾气倔，有时会咬个死理：“罗村长，趁早别费那个心了，你要是能把大知识分子请得来，俺学小毛驴在地上打滚滚，哼。”

大伙笑了。罗爱菊也捂嘴儿悄悄笑了：“大叔，这也值得打赌？咱们登个招聘广告，来不来由人家好了。”罗爱菊心事沉重，长长地叹了口气，“不是我好事，是大伙推举我当村长，心里总觉得像欠了大伙什么似的。报纸上天天登的，广播里天天说的，好多富起来的先进单位，先进事迹，人家能富起来，咱们咋就不能富起来呀？我想来想去还是聘请一名地质工程师，一是帮助咱们在石坡岩山上找矿藏，二是帮助咱们查看查看能不能旱地变成水浇地。”

牛黑蛋抽着香烟，跷着二郎腿，露出脚趾的破头鞋挂在脚尖上，弹动中发出“嗒嗒”的声音，一股股脚臭味散发了出来。他嘴角上淌着口水，完全是一副二流子相：“哼，地皮上干得连个露水珠儿都不见，还想旱地变水地，简直是王寡妇哭儿——哭得不痛想得痛。”

“呸，你这张牛嘴真缺德，要是找到地下水该怎么办？”

牛黑蛋脖梁骨一梗一梗地说：“要是在咱们石坡岩村找到地下水，俺黑蛋头朝下做人。”

大伙都笑了。罗爱菊也被牛黑蛋的粗鲁话逗得避过脸儿笑。她向大伙打了个手势：“都听见了吗？有朝一日咱们找

到地下水，黑蛋要倒栽葱式的做人了。”

张茅缸在牛黑蛋肩膀上捶了一拳：“你这是打的啥赌呀！世界上哪有头朝下的人呀？”

“你敢赌驴打滚，俺为啥不能赌个头朝下做人？”

大伙又是一阵子笑，牛黑蛋更直脖梁骨，逞能地说：

“罗村长，你输了该咋办吧？”

李庆喜忙插话说：“请罗村长给黑蛋讨个老婆。”

李庆喜本来是拿牛黑蛋开心，没想到罗爱菊还真的答应了，她笑吟吟地说：“行，将来给黑蛋成个家。但得有个条件。”

马金鹿问道：“啥条件？说吧。”

罗爱菊瞟了马金鹿一眼，一双秀眉挑得高高的：“大伙要支持我进省城去招聘地质工程师。”

大伙七嘴八舌的议论了一阵子，取得统一意见，一致表示支持罗爱菊代表石坡岩村的人进省城招聘地质工程师。

“。罗爱菊三姨婆去，”

“。罗爱菊三姨婆去，”

“。罗爱菊三姨婆去，”

“。罗爱菊三姨婆去，”

“。罗爱菊三姨婆去，”

“。罗爱菊三姨婆去，”

“。罗爱菊三姨婆去，”

“。罗爱菊三姨婆去，”

“。罗爱菊三姨婆去，”

“。罗爱菊三姨婆去，”

“。罗爱菊三姨婆去，”

“。罗爱菊三姨婆去，”

“。罗爱菊三姨婆去，”

罗爱菊乘火车来到省城已是半夜，她出了火车站，正在为无处住宿发愁时，背后有人叫道：“同志，找住处吗？”

罗爱菊回头一瞧，见是一位青年。他两手插进夹克兜里，一双富有猎取和贪婪的眼睛盯着她，蓄着上唇胡宛如一朵黑蘑菇，怪寒碜的，“附近有住处吗？”罗爱菊反问道。

青年的更是喜形于色，他施过点头礼：“我愿为你提供方便。但不知道您是省亲访友，还是公干？”

“我是来找报社联系登载招聘广告”

“啊，那我愿送您到报社附近旅馆

去住宿，请上我的三轮蚂蚱吧。”

罗爱菊乍看这青年不顺眼，说话办事倒挺认真的：“谢谢你的好意。”说着上了三轮摩托，一阵蹦蹦响，尾部拖着白烟朝宽阔的大街驰去。兴头上罗爱菊问道：“同志，车费如何算呀？”

“请放心，按规定收费。”这时三轮蚂蚱越开越快，由笔直的大街转上弯弯的胡同，最后在一家客店前停了下来。青年人摘下手套，抽着一支香烟，朝罗爱菊斜视了一眼：“请付15元钱吧。”

罗爱菊吃了一惊，瞧瞧手表，三轮蚂蚱一共行驶了一刻钟，竟要她出15元的车费，显然是要敲竹杠了：“你看我是乡下人有点土气，想揩油，是吧？”

“请别误会，夜过12点车费加倍算，这是规定。”

罗爱菊一气之下，付给了15元钱。第二天早晨，罗爱菊来到大街上，买了一张省城游览图，发现自己住的客店离火车站只有公共汽车四站地，车票只需五分钱。罗爱菊气得两手哆嗦，他对那位摩托司机恨透了，知道他拉着她在一些街道上兜了一阵子，骗了她的钱，这是罗爱菊有生以来第一次被人欺骗。她自言自语说：“真可恶，你骗的是我们石坡岩人民省吃俭用的钱呀！没良心的东西，你也太狠心了。”

罗爱菊按游览图找到了报社，径直进了广告科，会见她的是一位高个子的人。她说明来意，高个子的人倒挺热情的取出一张表格递给她，把招聘广告の様式，填写的方法一一讲解清楚。罗爱菊心里想，为了使应聘者知道太行山上有个石坡岩村，她主张广告用的版面要大点，字要醒目一点，便

选择了长10公分、宽6公分的版面：“同志，请问像这样的版面要花多少钱？”

“你是登载一次，还是连续登载5次、10次，或者是……”

罗爱菊想，报纸登载一次，倘若愿意应聘者看不到怎么办？既然花钱就应该连续登载，答道：“连续登载10天吧。”

负责广告的同志，按版面、天数一计算，“请付给3千元吧。”

罗爱菊听说要3千元，她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两目呆呆地站起来问道：“要3千元呀？”

“唉。”

“只登载一天呢？”

“一天加排版费，请给5百元吧。”

“同志，我一共只有350元钱。”罗爱菊哆嗦着手往外掏钱。

广告员是一位心地善良的人，他看着罗爱菊乞求的双目解释说：“同志，本社是大报，宣传面广，不瞒你说广告费是比较贵的。你的350元只能在报纸上登载4寸长的几行小字。”

“几行小字谁能看得见呀？那等于白花钱。”罗爱菊满怀希望地来到报社，没想到登广告的事办不成。她垂头丧气地回到了自己的县城。她出了车站，举目望去，见一群人围着争看什么，她上前去瞧瞧，原来是墙上贴着一专业户招聘技术人员的广告。这倒使郁郁不乐的罗爱菊开了心窍，她心

里说：“这种广告多好啊，只要买张纸写一写贴出去就行了，既不要花大钱，又爱说啥就写啥。”她到了一家文具店里买了笔墨纸张，把心里话写了出来，选定十字街头显眼的地方贴在墙上，顿时人群围拢上来，一位嘴叼香烟的青年晃动膀子挤进人圈内，看了广告的全文，说：“这张招聘广告字写得歪歪扭扭，简直像蜘蛛爬的。”

一位长者背剪双手，夸赞地说：“常言说官还不嫌字丑哩，别看字歪斜，这字写得入情入理，读起来顺口。这广告还别具一格，第一，它不隐讳石坡岩村是个穷苦的地方，告诉应聘者那里期待着有知识的专家去帮助他们富起来；第二它没有写一般广告上司空见惯的给优厚待遇的一套承诺。”

“哼，没有高工薪，多奖金，哪个工程师会到穷山沟自找苦吃呀？依我看这张广告算是白费纸墨了。”嘴上叼香烟的青年吊白了眼睛反驳道。

另外一青年不同意这种见解，用膀子猛抗叼香烟的青年，从眼神表情看二人是知交：“你小子天生的近视眼，遇事看不远，难道说人们除了金钱之外，再没有别的动力了吗？”

“你小子遇事总爱唱高调，走，咱们到对面酒楼上喝一壶去，不出钱，看那位女招待肯不肯。”嘴叼香烟的青年伸长脖梁说。

“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罗爱菊见嘴叼香烟的青年话越说越粗鲁，上前想劝说他几句，“同志，请你说话注意礼貌！”

“什么狸猫獾猫的。”他拍拍胸脯，“本人生来就不喜

欢那一套。”他流氓习气地说着伸手摸了罗爱菊的脸庞儿，接着手指头捂在嘴上飞了个响吻，又把嘴里的烟吐在罗爱菊的脸上。

罗爱菊人格上受到了侮辱，不由怒发冲冠，用力猛推，噼哧一下，小阿飞冷不防倒在地上。他挣扎起来，吐掉嘴里的香烟，瞪圆了眼睛，挥动拳头朝罗爱菊打来，那位看广告的长者从中劝说无效。这时一位头戴白布遮阳帽的青年人忙从中以身子掩护住罗爱菊，同时朝行凶的阿飞胳膊上直劈一掌，那阿飞“哎呀”一声怪叫，胳膊像断了筋、折了骨似的耷拉下来。那位长者有些功夫，使了一个别裆腿，阿飞摔了个嘴啃地，这种犹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场面，使围观的人们拍手叫好。阿飞见势不妙，夹着尾巴溜了。

观看广告的人逐渐散去，只有头戴太阳帽的青年人仍然站在广告前斟字酌句地观看。罗爱菊敬慕他的为人，上前深深鞠了一躬，说：“刚才多亏你大力相助，我才免受那蠢种的欺侮。”

青年人忙回敬一礼，这时才发现眼前这位乡下姑娘不仅生得如花似玉，而且说话举止落落大方：“如今有少数道德沦落的青年人，他们把粗鲁野蛮视为男儿气概，真可悲。全社会对这些败类都不应该心慈手软。”青年人再次打量姑娘，“这张广告是你写的？”

罗爱菊被对方看得绯红了脸儿，低下头说：“写得不好，字歪歪扭扭的让你见笑了。”

“不不，你写得很好，写得实在，写得明白。”青年人觉得这位乡下姑娘不仅人样俊俏，还富有才气哩，不由产生

了好感，“请问你叫啥名字？”

“罗爱菊。”

“我叫廖星光，”青年人自我介绍说，“你在村里负责什么工作？”

罗爱菊觉得与廖星光平素没有来往，彼此不相识，几句话便对她开始刨根问底，不由联想起在省城被摩托司机敲竹杠的教训来，暗思忖了会儿，决定不向他说出自己的身份，

“我们穷山沟里的人，天天下地干活受苦，我是个穷农民。”

常言说恻隐之心人人有之，廖星光听了姑娘口里说出那个“苦”字，不由心里怦怦跳。他看看手表中午12点了：“爱菊同志，咱们到对面饭馆吃午饭吧，我请客。”

罗爱菊扬起眉梢打量廖星光，从表情和谈话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和善的人，不像怀有恶意的人。但是，一个姑娘家怎么能随便和一个男人下馆子呢？她犹豫着，不肯答应。晃了晃手中的提包儿：“我带有干粮吃哩。”

廖星光顺手打开她的提包，见里边是硬邦邦的玉米面饼子，他顿时心里感到不安，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：“爱菊同志，咱们进饭馆坐下来，由你请我吃玉米面饼子行吗？”

罗爱菊半信半疑地瞅着他：“你们城里人嗓子眼细，哪能咽下去这粗粮饼子呢？”

“你认为我不能吃苦吗？我今天一定和你同吃粗粮饼子。”

“那好吧，咱们就坐在这里吃。”

“不，咱们总得进饭馆买两碗汤喝呀！”